

後漢孝質皇帝紀卷第二十桓帝附袁宏

元嘉元年春正月戊戌帝崩于玉堂是時徐揚州盜賊起太后畏懼欲徵諸國王侯到乃發喪太尉李固曰帝雖幼弱乃天下之君也今日崩亡百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匿不舉哀邪昔始皇崩於沙丘胡亥趙高隱而不發詐定璽書以賜扶蘇斂裹尸載鮑魚二千餘里近安帝崩於葉阿母王聖耿珍閻顯等遂倍濟陰更議平原載尸驅馳還宮乃發北鄉侯豐閻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隱秘卒有孫程手刃之變三主崩沒臣子掩蓋日不移晷旋受大禍此天下之至忌不可之至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時清河王

蘇年二十餘最有名德大臣歸心固意欲立謂龔曰
今當立帝宜擇長年明德付以政事願將軍審詳大
計陳平周勃之引代王霍光安世之立宣帝可以爲
法初章帝生千乘貞王伉伉生樂安夷王胡胡生嗣
王鴻鴻生建平侯續梁龔欲立幼主而專其權與太
后定策禁中丙寅詔曰先帝早棄天下胤嗣幼沖何
悟倉卒仍遭不造惟太后定之考人神之誠唯建平
侯續幼而岐嶷師傅不煩年已八歲克昌化之形于
體貌春秋之義爲人後者爲之子其以續爲孝順皇
帝嗣使帝持節迎續於都亭是日即皇帝位太后臨
朝於是蘇罷歸國太尉固言於太后曰今東面有事

役費方興新有獻陵之役百姓疲矣大行皇帝尚幼
可於憲陵塋中造陵依康陵之制三分減一以舒人
力從之太后以頻遭大憂政之大小悉委冢宰是以
固得盡心多所匡正數與梁龔違忤由是踈之己未
葬孝沖帝于懷陵二月乙酉大赦天下賜男子爵各
有差鰥寡孤獨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貞婦帛
人二匹三月揚州盜賊馬勉自稱皇帝伏誅夏五月
丙辰太后詔曰孝殤皇帝雖不永祚即位踰年君臣
禮成孝安皇帝承襲統業而前世命恭陵爲康陵之
上追覽前代位第之宜先後相踰昔定公追順禮春
秋善之其令恭陵次康陵憲陵次恭陵六月鮮卑寇

代郡殺掠民吏秋九月庚戌太傅趙岐薨冬十二月
九江盜賊華蓋自稱黑帝伏誅

本初元年春正月詔曰昔堯命四子以欽天道洪範
九疇休咎有象夫瑞以和降異以逆感休徵應天前
聖所重頃州郡輕慢競逞殘暴陷人無罪民懼其害
惡氣傷和以致災青書曰明德慎罰方春東作育養
敬始其勅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以崇在寬三月
庚申詔曰九江廣陵二郡俱罹寇害殘夷最甚民失
農業生者飢乏死者委棄昔之爲政一物不得其所
若已有之今我元元嬰此飢饉方春賑貸掩骼之時
其調比郡見穀出廩大小口各有差收葬骸骨悉心

經營以稱朕意夏四月令將軍以下至六百石遣子
詣太學試受業滿歲課試以高第五人補郎次第五
人太子舍人六月丁巳大赦天下賜天下異子爵各
有差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貞婦帛人
三匹閏月甲申帝崩于玉堂初帝雖幼知梁冀專權
頗以爲言冀懼後不免因行鴆毒帝暴不預太尉固
入問疾帝曰食煮餅今腹中悶得水尚可活冀曰吐
利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號哭欲推醫冀不聽固
復欲立清河王蒜與大鴻臚杜喬言之於朝衆皆同
焉初章帝生河間王開開生蠡吾侯翼翼生志梁冀
以女弟配志徵至京師會帝崩冀欲立志逼于李固

之議至日暮而不定中常侍曹騰聞之恐夜見大將軍冀曰將軍累世攝政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即位將軍受禍不久矣若立蠡吾侯則富貴可保冀因言太后定策禁中先策免太尉李固

素宏曰若李固者幾古之善人也將立昏闇先廢李固李固若存則明必建而天下弗違也嘗試言之曰夫稱善人者不必無一惡言惡人者不必無一善故惡惡極有時而然善惡不絕善中人皆是也善不絕惡故善人務去其惡惡不絕善故惡人猶貴於善夫然故惡理常賤而善理常貴今所以爲君子者以其乘善理也苟善理常貴則君子之道存也夫善殊積

者物逾重義殊多者世逾貴善義之積一人之身耳非有萬物之助而天下莫敢違豈非道存故也古之帝王恐年命不長懼季世之陵遲故辨方設位明其輕重選羣臣之善以爲社稷之寄蓋取其道存能爲天下正嗚呼善人之益豈不大哉於是司空胡廣爲太尉司空趙誠爲司徒太僕袁陽爲司空太后詔曰孝質皇帝胤嗣不遂奄忽天昏社稷之重考宗室之賢莫若蠡吾侯志年已十五嘉姿卓茂又近爲孝順皇帝嗣庚寅大將軍持節迎于夏門亭是日即皇帝位太后臨朝太尉胡廣錄尚書事封帝弟名爲都鄉侯惺爲蠡吾侯秋九月尊河間孝王曰孝穆皇帝趙

姬曰孝穆皇后蠶吾先侯曰孝崇皇匡姬曰孝崇博
園貴人是歲梁冀第池中船無故自覆冀以問掾朱
穆穆對曰易稱利涉大川乘木舟虛災異記曰利涉
大川濟渡萬民也舟船所以濟渡萬民不絕遊戲舩
覆者天誠將軍以爲有德宰相當濟渡萬民於難不
可長念樂身務遊戲而已及帝即位太后臨朝穆素
善推災異欲輔道冀以扶王室乃奏記於冀曰宜專
心公門廣能斥逐邪惡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於乾
位易稱龍戰之會其文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謂陽
將勝而陰道負也今年九月天氣鬱冒五位四候連
失正氣此互相明也天地大驗善道屬陽惡道屬陰

若修正守陽折陰類則福從之矣穆每事不逮所好
唯學傳行師言時有可試願將軍少察言申納諸家
而親其忠正絕其姑息夫人君不可不學當以天地
順道漸清其心宜爲皇帝選置師傅及侍講者得小
心忠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觀講授師賢法
古此猶倚南山而坐平原也誰能傾之穆意欲言宦
官恐與漏泄之狀不能已復附以密記曰今年夏月
運房星明年又有小厄當急誅姦臣爲天下所怨毒
者以塞天咎議郎大夫之位本以試儒術高行之士
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又非任者穆又薦名士种暘
樂巴等而其後劉文等謀反事起有黃龍見沛國於

是與以穆龍戰之言爲然乃請高爲從事中郎薦巴
爲議郎舉穆高第爲侍御史穆自以與故吏數奏記
諫曰今宦官俱用蝨水爲害而京師之費十倍於前
河內一郡嘗調縑素綺縠纒八萬餘匹今乃十五萬
匹官無見錢皆出於民民多流亡皆虛張戶口戶口
既少而無貲者多當復割剝公賦重歛二千石長吏
遇民如虜或賣用田宅或絕命捶楚大小無聊朝不
保暮又有浮遊之人稱矯賈販不良長吏望爲驅使
令家人詐乘其勢此類交錯不可分別輒以託名尊
府結怨取譏昔秦之末不恤四方近親市人數如此
故以其安穩一旦瓦解陳項並起至於土崩近永和

之末人有離心興徒發使不復應命懷糧廩兵云當
向雜幸賴順烈皇后初政清淨乃獲安寧今民心事
勢復更戚戚困於永和撫安之急誠在夫將軍先易
二千石長吏非其人者廬第園池之作距絕州郡貢
獻內以明已外以解人之厄今日行之則今日從矣
與旣貪放而復納賂遺承事國家左右宦者與之通
爲姦利任其子弟賓客以爲刺史二千石穆又奏記
曰大將軍內有貴親之固外有功業之重誠不可復
枉道散財以事左右近臣宦者還舉刑賞有干典制
輒率公卿詣朝堂按其罪咎則改節從訓猶影響也
今反越津逾序以大事小以明事闇從其過言隨其

失行天下之事受其枉戾傷損財物壞亂綱紀左右
近官並以私情干擾天下雖大而民無所容足也尚
可忍官位之事尤不可毒害流布日夜廣遠願大將
軍省廢他事十刻之間考案古今官民之極度數作
趣較然可見之如不早悟舟中之人皆敵國也若以
穆輕愚不信其言可呼所親識古今者請徵核其實
不可一日誠懼有後恨冀終不悟報書云如此僕亦
無一可也其言雖切然不甚罪也初大將軍商獻美
人於順帝美人姓友字通期順帝以歸商商不敢留
而出嫁之冀即遣客盜通期還會商薨冀行服於城
西廬常與之居冀妻孫壽伺冀出即多從倉頭篡通

期歸治掠之因言當上書告之冀大恐頓首請之於
壽母壽亦不得已而止之遂幽閉通期冀復私召往
來生子伯玉匿不敢出壽知之使其子河南尹徹滅
友氏家冀恐壽害伯玉常置複壁中至年十五冀被
誅乃出孫壽甚美而善萬妖惑性鉗忌能制御冀冀
不敢違冀愛監奴秦官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壽所每
往來屏御者而私語遂與官通威振百寮刺史二千
石皆謁辭之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爲
謙讓唯孫氏宗親相冒名爲侍中中郎校尉守長吏
者十餘人皆貪叨凶淫使私客籍屬縣豪富大家披
以誹謗之罪閉獄掠笞使出錢自贖不滿意者至於

死徒哀號之聲滿天下四方調發貢獻半入異家先
輸上第而乘輿乃問其次又競上禮奉贄及吏民賫
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多遣賓客車騎出塞交通
外國致汗血馬奇珍異物因行道路發取妓女御者
而所使人又乘勢橫暴略人妻妾弄人婦女毆搥吏
卒與盜賊無異異於洛陽城門內起甲第而壽於對
街起宅競與異相高作陰陽殿連閣通房魚池釣臺
梁柱門戶銅沓紵漆青瑣丹墀刻鏤爲青龍白虎畫
以丹青雲氣又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轂窮極
工匠之巧積玉金明珠充仞其中起家盧周環亦如
之又多規苑囿西到弘農東至滎陽南及魯陽北徑

河渠周旋千里諸有山藪丘荒皆樹旗大題云民不
得犯又起苑於南城西繚繞數十里大興樓觀發屬
縣奪徒繕治數年乃成移檄發生兔刻其毛以爲識
犯者罪至死又發鷹犬於邊郡部民護送驅羊傳厨
其食募人求名馬至數千匹西域嘗有賈客來不知
禁誤殺一兔轉相告言死者十餘人而災害長者及
諸弟不欲令與已同其不疑公家私遣人出獵上黨
異聞追捕其追客一時殺三十餘人無生還者異又
起別第於城西以納姦亡命者寘其中或取良民以
爲奴婢名曰自賣民至千人因負勢放縱道市莫敢
聞者異與壽共乘輦張羽蓋飾以金銀遊戲第中賓

客詣門不得通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十月異與壽
及諸子相隨遊獵諸苑中縱作酒倡樂

後漢孝質皇帝紀卷第二十

後漢孝相皇帝紀卷第二十一

素宏

建和元年春正月戊午大赦天下賜男子爵各有差
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貞婦帛人三匹二
月黃龍見譙夏四月庚寅京北地震以定策功益封
太將軍梁冀萬戶太尉胡廣爲安樂侯司徒趙誠爲
江南侯司徒素陽爲安國侯六月太尉胡廣以病薨
光祿勳杜喬爲太尉秋七月立蠡吾侯惺爲勃海王
封少府梁不疑爲潁陽侯不疑弟蒙爲西平侯梁冀
子胡狗爲襄邑侯不疑子焉爲潁陰侯冀孫祧爲城
父侯又封中常侍劉廣等爲列侯太尉喬曰古之明
君皆以用賢賞罰爲務失國之主其朝豈無貞幹之

臣典誥之篇哉患得賢不用其謀韜書不施其教聞善不信其義聽讒不祥其理也昔桀紂之時非無先王之書折中之臣然下愚難移卒以亡國已然之鑒也陛下越從蕃王龍飛即位應天順人萬夫側望不急忠賢之賞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讒諛暴興大將軍梁冀兄弟姦邪傾動天下皆有正卯之惡未被兩觀之誅而橫見式叙各受封爵天下惆悵人神共憤非所爲賞必當功罰必有罪也夫有功而不賞則爲善失其望姦回而不誅則爲惡遂其性故陳斧鉞而民不畏刑班爵位而人不樂善苟遂斯道非徒傷治殄民爲亂而已至於喪身滅國豈不慎哉喬字叔

榮河內林盧人也少以孝悌稱歷位尚書九卿皆有名迹是時梁氏貴戚群臣莫不傾意惟喬直道而行在位者皆以爲不及也八月立皇后梁氏太后之妹也初爲蠡吾侯妃未及成禮而帝即位后入掖庭數月立爲皇后九月京師地震甘陵人劉文謀立清河王蒜爲帝蒜閉門拒文事發覺伏誅貶蒜爲尉氏侯徙桂陽郡蒜自殺冀於是誣太尉杜喬故太尉李固與文通謀喬固皆下獄固門生勃海王調等十餘人負鉄鎖詣闕理固大將軍長史吳祐傷固之枉與冀爭之冀怒不從從事中郎馬融主爲冀作章表融時在坐祐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若誅卿何

面目示天下人，莫怒而起。出喬固，遂死獄中。郡守承旨殺之。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父邵爲漢司徒，固耽志於學。雖三公子，常自負書千里，尋師親給灑掃。學行根深，無所不貫。四方之士自遠而來，僉曰：復至公輔矣。初，固二子憲、公季，公並爲長吏，聞策免，皆棄官歸。固知罪之將及，乃命二公將小子燮，還鄉里。固女文姬涕泣曰：李氏滅矣，自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故遇此？密與二公謀，共逃燹室，言還京師矣。鄉人信之，後被郡書，二公皆受害。王成者，固之僕隸也。文姬厚爲其資，以燮屬成，曰：君執義於公家，其日久矣，是以臨危託君以六尺之孤。若李氏復存，君之名義齊於

程杵，富貴榮華與君同之，成爲義士，乃將燮往徐州。界變，姓名爲酒家僕，賣卜於市，陰相往來，會赦得免。而成病卒，燮厚葬之。四時祭焉。燮旣歸，文姬涕泣相對，因屏人而言曰：先公蹇蹇爲漢忠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然梁氏久暴動，協王威令，弟幸全血屬，豈非天平宜杜絕衆人，慎勿令斥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連主上則禍重至矣。燮敬從姊言，卒以獲全。燮學行才藝，亞於固。官至京尹，卒。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父恢，南海太守，欲漆簡寫尚書章句。時祐年十二，諫恢曰：今君逾江湖，越五嶺，僻在海邊，風俗雖陋，然多珍玩，上爲朝廷所疑，下爲權豪所望。此書若

成必載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傲名
嫌疑之戒先賢所慎願君少留意矣恢笑而撫其首
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遂然其意輟而不寫祐年二
十喪父服除居無擔石之蓄不受宗人之遺牧猪長
羅澤中年四十餘乃爲郡吏舉孝廉遷膠東侯相政
尚清靜以身率下以褒賢賞善爲務吏民有以罪過
相告訴者祐輒閉閣自責良久然後問之民有詞訟
先命三老孝悌喻解之不解祐身至閭里自和之自
是之後吏民不忍欺十月司徒趙誠爲太尉司空素
湯爲司徒故太尉胡廣爲司空

二年正月甲子皇帝加徽號庚午大赦天下賜王侯

已下金帛各有差四月丙子立都鄉侯子爲平原王
五月癸丑北宮德陽殿火六月立徑城侯悝爲清河
王改清河爲甘陵七月京師大水十月長平盜賊陳
景自號爲皇帝子伏誅

三年二月己丑詔曰昔在前代封墓軾閭所以激忠
厲俗以光後昆故光祿大夫周舉性侔夷齊直同史
魚入叅讚納出司京輦有密靜之風予欽乃勲將登
三事不幸夙終朕甚惜焉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
爾祉其賜錢千萬以旌素節四月丁卯晦雨肉大如
手本志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摭時則赤祥雨肉近赤
祥也是時太后攝政梁冀專權枉誅良臣李固杜喬

天下寃之十月太尉趙誠以疾罷太尉司徒袁湯爲太尉

和平元年正月甲子大赦天下巳丑太后詔曰曩者遭家不造大禍荐臻欽惟宗廟之重社稷之大爰立明哲將即委授而東南西北醜類未賓故且總攝助理萬機今悉討除遠慕復子明辟之義其及今辰皇帝稱制二月甲寅皇太后梁氏崩三月甲午葬順烈皇后乙酉爵大將軍冀夫人爲襄城君夏五月庚辰尊匱貴人爲孝崇皇后宮曰永樂皆如長樂宮故事以蕃后不得至京師居真定五官

元嘉元年正月癸酉大赦天下四月巳丑上微服幸

河南梁不疑府是日天大風尚書楊秉諫曰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興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乃者暴風迅疾殆必有異上天不言以災異譴告是以孔子曰迅雷風烈必有變動詩云敬天之怒不敢驅馳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清室而止自非郊廟鸞旗不駕故詩稱自郊徂宮易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未有私從意志日般遊諸臣之家降尊亂卑等威無別宿衛守空宮璽綬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臣奕世受恩得備納言又以薄學充在勸講特蒙光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敢陳其愚大將軍冀怨秉出爲扶風太守初秉侍講以經

學見重太常黃瓊以秉勸講帷幄不宜外遷留拜光祿大夫當冀之時抑雨不用十月司空胡廣薨太常黃瓊爲司空十一月辛巳京師地震詔百官上封事靡有所諱獨行之士各一人安平崔寔郡舉詣公事稱病不對退而論世事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其患在世承平政漸衰而不改俗漸弊而不悟習亂安危忽不自覺或耽荒嗜欲不恤萬機或悅衆言莫知所從或見信之臣懷寵苟免或踈遠之士言以賤廢是以紀綱弛而不振智士損而不用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餘年矣政令剝瀆上下懈怠風俗凋弊人民僞巧百姓囂然復思中興之功矣救世之術豈必堯舜

而治哉期於紐絕拯撓去其煩惑而已是以受命之君創制改物中興之主匡時補失昔盤庚遷都以易殷民之弊周穆改刑而正天下之失俗人守古不達權變苟執所聞忽略所見焉可與論國家之事哉故言事者頗合聖聽於今須有可採輒見掎奪何者其頑士則闇於時權其達者則寡於勝負斯賈誼所以見悲於上世也雖使稷契猶不能行其志而况下斯者乎春秋之義量力而舉度德而行今已不能用三代之法故宜以霸道而理之重賞罰明法術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其理然也爲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治故德教者治世之梁肉刑法

者救亂之藥石也今以德除殘是猶梁肉治疾也欲望療除其可得乎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御安轡馬而忌其銜四牡橫馳皇路險傾必將鉗勒鞭撻以救奔敗豈暇鳴鑿從容平路哉

素宏曰觀崔寔之言未達王霸之道也常試言之夫禮備者德成禮順者情泰德苟成故能儀刑家室化流天下禮苟順故能影響無遺翼宣風化古之聖人知人倫本乎德義萬物由乎化風陶鑄因乎所受訓導在乎對揚崇軌儀於化始必理備而居宗明恭肅以弘治則理盡而向化斯乃君臣尊卑之基而德和洽之本也是以大道之行上下順序君唱臣和其至

德風教繫乎一人政化行於四海無犯禮而王迹彰矣及哲王不存禮樂凌遲風俗自興戶皆爲政君位且猶未固而况萬物乎於斯時也臣子自盡之日將守先王之故典則元首有降替之憂欲修封域之舊職則根本無傾拔之慮故忠奮之臣推其義心不忍其事思屏王室故有自下匡上之功以卑援尊之事雖失順序之道然效忠之迹也欲齊王體則異乎承宣之美欲同之不順而終有翼戴之功故聖人因事作制以通其變而霸名生焉春秋書齊晉之功仲尼美管仲之勲所以括囊盛衰彌綸名教者也夫失仁而後義必由於仁失王而後霸而致於霸必出於忠

義誠仁之不足然未失其爲忠也推斯以觀則王霸之義於是見矣初上欲封大將軍梁冀使公卿會議其禮特進安樂侯胡廣太常羊儒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稱冀之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封以附庸司空黃瓊議曰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是以大啓土宇賜以山川郊祀天地行天子禮此百世未有唯周公宜之耳蕭何識高祖於泗上霍光輔昭宣於中興皆益戶增封以顯其功冀合食四縣賞賜皆如霍光使天下知賞必當功爵不越德冀恨之因地動策免瓊丁亥司空黃瓊以災異策免是月五色大鳥見己氏時以爲鳳皇本志以政理衰歎梁冀專

權皆羽孽之異也

二年正月丙辰京師地震四月甲寅孝崇皇后崩帝舉哀洛陽西鄉有司奏禮爲人後制服有降公卿已下各差贈送之禮儀比恭懷皇后是時大將軍梁冀輔政偃氏無在位者八月黃龍見句陽又見允衙十月乙亥京師地震

永興元年五月丙申大赦天下十一月丁丑減天下人死罪一等民饑流亡數十萬口詔所在賑給太尉素湯致仕湯字仲河初爲陳留太守褒善叙舊以勸風俗嘗曰不值仲尼夷齊西山餓夫柳下東國默臣致聲名不泯者篇籍浸然也乃使戶曹吏追錄舊聞

以爲耆舊傳數年薨追贈特進謚曰康侯子成左中郎將逢及隗並爲三公太常胡廣爲太尉太僕黃瓊爲司徒

二年正月甲午大赦天下二月初聽刺史二千石三年喪癸卯京師地震詔公卿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潁川荀淑對策譏切貴幸爲梁冀所忌出爲朗陵侯相吏民敬愛稱爲神君焉淑字季和棄官隱居以壽終是時潁川鍾皓字季明以德行稱官至林慮長初皓爲本郡功曹西門亭長陳寔未知名皓獨敬異焉皓初辟公府太守問有誰可代君者皓曰明府必欲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也自是名重

海內寔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潁川李膺常嘆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之嫂膺之姑也有子曰覲與膺同年而並有令名覲爲人好學慕古有進退之行膺祖太尉脩常言覲似我家性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者也復以膺妹妻之覲屢被辟命未嘗屈就膺謂覲曰孟軻以爲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於是何太無皂白邪覲嘗以膺言告人曰元禮祖父在位諸並盛又諱公之甥故得然乎國武子好招人過以爲怨本豈其時保身全家索宏曰鍾生之言君子之道古之善人內修諸已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至其通者嘉善而矜不能其狹者

正身而不及於物若其立朝爲不得已而後明焉事
至而應之非司人之短者也如得其情猶復託以黎
蒸使過而可得悔失而自新之路長君子道廣而處
身之途全矣末世陵遲臧否聿興執銓提衡稱量天
下之人揚清激濁繩墨四海之士於是德不周而怨
有餘故君子之道亢而無必全之體小人途窮而有
害勝之心風俗凋薄大路險巇其在斯矣六月乙丑
封乳母馬惠子初爲列侯九月丁卯朔日有蝕之太
尉胡廣免司徒黃瓊爲太尉光祿勳尹頌爲司徒閏
月蜀郡盜賊李伯自稱太初皇帝伏誅
元壽元年正月戊申大赦天下二月司冀民饑人民

相食詔所在賑給各有差時梁氏威勢傾天下而上
無繼嗣災異數見潁陰人劉陶上疏曰蓋人非天地
無以寓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是故帝非民不立民
非帝不寧夫天地之與帝帝之與民猶首之與足相
渾而行混同一體自然之勢也臣竊觀之今玄象錯
度日月不明地裂川溢妖祥並興胤嗣仍絕民率流
亡昔夏癸由此而廢商辛以斯而喪若不悔寤恐懼
將無及矣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襲常存之
爵修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
天災不卒有痛於肌膚震蝕不卒有捐於已身故篋
三光之錯不畏上天之怒怡民饑之憂忽震裂之變

輕無嗣之禍殆國家之命非所以彰美祖業克保天
祉者也當今忠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
命在於讒口擅閭樂以咸陽授趙高以車府夫危非
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傳說以消鼎雉之變
周宣用山甫以濟幽厲之荒竊見冀州刺史朱穆烏
相校尉李膺皆履正清修貞介絕俗穆前在冀州彈
糾豪桀掃滅饕惡肅清萬里不仁者遠雖山甫不畏
強禦誠無以逾也膺前後歷職正身率下及掌戎馬
鎮撫北疆神武揚于朔州強胡懾於漢北文旣俎豆
武亦干戈功遂身退家無私積斯則中興之良佐國
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夾輔王室不合久屈聞曹委

於草莽臣恐小人道長遂成其敗犯冒天威言誠非
議知必以身脂鼎鑊為海內先笑所學之事將復何
恨不學鬼谷之於東齊習秦儀之於周魏賈王孫於
蜀都交猗頓之貨殖如此亦可以示王室之爵置天
地之位矣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
惑矣書奏上善其言六月匈奴叛中郎將張奐擊降
之太常韓續為司空

二年春正月初聽中常侍行三年喪七月鮮卑寇雲
中十月京師地震

三年春正月癸未大赦天下六月司徒尹頌薨司空
韓續為司徒是時有人上書言人所以貧困者貨輕

也欲更鑄錢事下群臣及太學之士時劉陶等在太
學議曰夫讀鑄錢之詔下及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
食之人敢懸書象魏聽罪絳闕蓋以爲當今之憂不
在於此在民有饑勞之怨海內無耳目之變乃箕子
所爲佯愚而對也臣不達殷人佯愚之慮欲於不問
而言甲子之事故念生鮮死久復不敢極諫陳其要
請粗言生民之業夫食者有國之大寶生民之至貴
也竊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螻螟之口杼軸空於公
孫之衣野無青草室如懸磬所急朝夕之食所患靡
鹽之事豈謂錢之銛薄銖兩輕重哉今議者不達農
殖之本多言鑄錢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

利將盡取者爭競故造鑄錢之端於是乎生萬人鑄
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設令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
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
猶不足無厭之求也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感天下
之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厄此猶養魚於沸鼎之中
棲鳥於烈火之上夫火土湯水魚鳥之所生用之不
時必也焦爛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群
小競逐吞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
間投斤攘臂登高大呼則愁怨之人狼跳虎駭響應
雲會八方分崩中夏魚潰雖方尺之錢不能救此若
不早寤恐將及之上從之

延嘉元年夏五月甲戌晦日有蝕之京都蝗六月大赦天下丙戌初置博陵郡詠侍中寇榮榮恂之曾孫辯絜自善少與人交以此見害於貴寵榮從兄子尚益陽長公主帝又取其從孫女於後宮左右益惡之乃陷榮以罪宗族遂免歸故郡吏持之急榮懼不免奔闕自訟未至刺史張敬追劾榮以擅去邊有詔捕榮榮亡命數年會赦令不得免窮困乃亡命山中上書曰臣聞天地之於萬物也好生帝王之於萬民也慈愛陛下統天理物作民父母自生育已上咸蒙德澤而臣兄弟獨爲權門所嫉以臣婚姻王室謂臣將撫其背奪其位退其身受其勢於是造作飛章被以

臣宗欲使墜於萬仞之坑踐於必死之地陛下忽慈母之仁發投杼之怒有司承旨驅逐臣門臣輒奔走本郡沒齒無怨臣誠恐卒爲豺狼橫見噬食故冒死詣闕披布肝膽刺史張敬好爲諛諂張設機牢令陛下復興雷霆之怒司隸校尉應奉河南尹何豹洛陽令袁騰三官並驅若赴讐敵威加亡罪罰及朽骨但未掘壙出骸剖棺露齒耳殘酷之吏不顧無辜之害欲使聖朝必加罰於臣宗是以不敢觸突天威而自竄山林以陛下發神聖之聽啓獨見之明距讒慝之謗絕邪巧之言救可濟之民援沒溺之命臣不意滯怒不爲春夏息淹恚不爲順時怠布告遠邇求臣甚

切張羅海隅置置萬里逐者窮人迹追者極車軌雖
楚購伍貞漢求季布無以復過也自臣遇罰以來三
蒙赦令無驗之罰足以蠲除而陛下疾臣逾深有司
咎臣甫力止則見掃滅行則爲亡虜苟生則爲窮民
殛死則爲怨鬼天廣而無以自覆地厚而無以自載
蹈陸有沈淪之憂遠巖墻有鎮壓之患精誠足以感
天而陛下不悟如臣元惡大愆足備刀鋸陛下當班
之市朝坐之王庭使三槐九棘平臣之罪無緣萬乘
之前永無見信之期也勇者不逃死智者不毀名豈
惜垂盡之命願赴湘沅之波故假湏臾之期不勝首
丘之情欲犯王怒觸帝禁伏於兩觀之下陳寫痛毒

之寃然後登金鑊入沸湯雖死而不恨悲夫久生亦
後何聊賴願陛下使臣一門頗有遺類以崇天地寬
厚之惠謹先死陳情臨章泣血上不省遂滅寇氏
素宏曰寇榮之心良可哀矣然終至滅亡者豈非命
也哉性命之致古人豈肯明之其可略言乎易稱天
之所助者信然則順之與信其天人之道乎得失存
亡斯亦性命之極也夫向之則吉背之則凶順之至
也推誠則通易慮則塞信之極也故順之與信存乎
一已者也而吉凶通塞自外而入豈非性命之理致
之由已者乎夫以六合之大萬物之衆一體之所棲
宅猶秋毫之在馬背也其所資因小許處耳而賢者

順之以通不肖者逆之以塞彼之所乘豈異塗徹哉
致之在已故禍福無門之殊應也夫松竹貞秀經寒
暑而不衰榆柳虛橈盡一時而零落此草木之性脩
短之不同者也廉潔者必有貪濁之對剛毅者必遇
強勇之敵此人事之對感時之不同者也咸自取之
豈有爲之者哉萬物之爲莫不皆然動之猶已應之
在彼猶影響形聲不可得而差者也故君子之人知
動靜爲否泰致之在已也繕性治心不敢違理知外
物之來由內而至故得失吉凶不敢怨天夫然遇泰
而不變其情遭否而不愠其心未嘗非已夫何悲哉
二年三月甲午絕刺史二千石三年喪六月鮮卑寇

遼東度遼將軍李膺擊破之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
初爲蜀郡太守威德並行後轉護烏桓校尉會匈奴
攻雲中殺略吏民膺親率步騎臨陣交戰斬首二千
級羗寇遠退邊城安靜後以公事免官天子賢劉陶
之言而嘉膺之能遷度遼將軍先時踈勒龜茲數抄
張掖酒泉雲中諸郡吏民苦之自膺在邊皆不復爲
害匈奴莎車烏孫鮮卑諸國常不賓附者聞膺威名
莫不畏服先時略取民男女皆送還塞下遷河南尹
司隸校尉膺風格秀整高自標特欲以天下風教是
非爲已任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爲登龍門七
月太尉黃瓊免太常胡廣爲太尉丙午皇后梁氏崩

乙丑葬懿獻梁皇后於是梁冀專權其同己者榮顯
違忤者劾死百僚側目莫不從命省中咳唾之音冀
必知之臺閣機事先以聞冀乃得奏御內外恐懼上
下鉗口而帝不得有所親任上既不平之矣冀以私
憾專殺議郎邴尊上益怒之是時豪貴人見幸冀嫉
其寵遣客夜盜其家欲刺貴人母母入宮求哀因言
冀之罪八月癸酉上問小黃門唐衡曰左右誰與冀
不相得者衡曰單超左官前詣河南尹不疑禮敬極
簡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陽獄二人詣謝而得免徐璜
具瑗常私忿梁氏放橫口不敢言於是上呼超官入
室上曰梁將軍兄弟專朝追脅外內公卿以下從其

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皆對誠爲國賊當誅
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何如耳上曰審然者常侍
密圖之對曰圖之易耳但恐陛下腹中狐疑上曰姦
臣脅國當伏其罪復何狐疑於是令衡呼璜瑗五人
遂於宅中定議上齧超臂出血以爲盟超等曰陛下
今計已定勿復更言恐爲人所疑丁丑冀心疑超等
使中黃門張暉入省宿以防其變瑗勅吏收暉以自
外來謀圖不輒於是帝幸前殿召公卿勒兵遣使者
收冀大將軍印綬更封北景都鄉侯黃門令瑗將虎
賁士千人與司隸共捕冀宗親洛陽獄無少長皆誅
之冀自殺追廢懿獻后爲貴人初上既與中官成謀

乃召尚書令尹勲使任其事上素惡冀倉卒恐不能辦勲臨事明斷甚有方略冀既誅上嘉其能坐冀所連及公卿列侯校尉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冀故吏賓客免絀者三百餘人朝庭爲之一空唯光祿勲王躬廷尉邯鄲義在焉是時從禁中發使者交馳道路公卿失其度州府市朝閭里鼎沸數日乃定百姓莫不稱快冀財貨已充王府用減天下租稅之半先時立名行高節之士多遭梁冀之害免身苟容而已莫敢潔去就矣唯周協不屈其志而獨能自免於難故士以此服之也協字巨勝周舉之子玄虛養道以典墳自娛初以父任爲郎自免歸徵辟不就杜門不

出十餘年及延嘉初乃開門延客遊談宴樂是秋梁冀誅而協亦病卒識者以爲知命初冀之盛也尚書陳霸上疏言其罪請誅之上不省霸知爲冀所害七日不食而死戊寅太尉胡廣司徒韓續以阿附梁冀減死一等壬午立皇后亳氏實鄧后也后即鄧香之女香則禹之孫初后母宜起於微賤間香生后後適梁紀故后冒姓梁氏紀姉子孫壽冀之妻也進后入掖庭有寵立爲皇后惡梁姓之同改爲亳氏封宣爲長安君追尊香爲車騎將軍安陽侯宣子演封南頓侯位特進后復姓鄧氏徙宣爲昆陽君演子康比陽侯賞賜巨萬封平梁冀之功也白馬令李雲上書移

副三府曰故大將軍梁冀雖持權日久今得誅之猶召家臣殪而殺也而猥封謀臣萬戶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不事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日進財貨公行政治日消是帝欲不諦乎上得雲奏大怒送雲黃門北寺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獲罪上書願與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廷尉奏雲不遜欲獲抗直之名衆遠爲邀訴皆大逆不道請論如律霸入奏上在灌龍池霸跪言曰雲野澤愚夫衆郡中小吏出於狂慙不足加罪上謂霸曰使帝欲不諦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耶顧小黃門吳伉可其奏大鴻臚陳蕃上疏救雲曰臣聞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其意歸於憂國但違將順之禮禮譏暴諫然亦有狂狷愚忠不顧誅族人禍者古今有之是以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言孝成皇帝赦朱雲鬻領之誅二主非不忿此二臣以忠不思難皆不罪之今日殺李雲天下猶言陛下誅諫臣所以臣敢觸龍鱗也上不從雲衆死獄中蕃免歸田里

袁宏曰夫欲之則至仁心獨行人君之所易人臣之所難也動而有悔希意恂制人臣之所易人君之所難也古之君臣必觀其所易而閑其所難故上下恬然莫不雍睦逮于末世斯道不存君臣異心上下乖

遠各行所易不顧其所難難易之事交而諫爭之議
生也夫諫之爲用政之所難者也處諫之情不同故
有三科焉推誠心言之於隱貴於誠入不求其功諫
之上也率其所見形於言色面折庭爭退無後言諫
之中也顯其所短明其不可彰君之失以爲己名諫
之下也夫不吝其過與衆攻之明君之所易庸王之
所難觸其所難暴而揚之中諫其猶致患而况下諫
乎故諫之爲道天下之難事死而爲之忠臣之所易
也古之王者辦方正位各有其事在朝者必諫在野
者不言所以明職分別親疎也忠愛心至釋來而言
者王制所不禁也無因而去處言之地難故君子罕

爲也十月行幸長安祠章陵壬寅中常侍單超爲車
騎將軍十二月西戎犯塞護羌校尉段熲討之天竺
國來獻故太尉黃瓊爲太尉光祿大夫祝恬爲司徒
詔曰太尉黃瓊清儉不撓數有忠謇加以典謀深奧
有師傅之義連在三司不阿權貴疾風知勁草朕甚
嘉焉其封瓊邠鄉侯瓊固讓不聽是時新誅梁冀天
下相望異政故瓊首爲三公多奏州縣諸不法死徙
者十餘人海內翕然副其耳目上委任之會單超等
五侯擅權瓊自度力不能制乃稱疾不朝上表曰臣
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強其政是以王者居高履
貴則以德義爲首臨危處難則以忠賢爲助故能長

守萬國保其社稷而陛下即位以來諸梁秉政宦堅
充朝富擬王公勢傾海內言之者輒族滅稱之者必
榮顯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畏禍而括囊故太尉李
固杜喬以直言干政遂見殘滅賢愚傷心故白馬令
李雲指言宦官以忠獲罪是使天下結舌以忠爲諱
也徐璜唐衡單超具瑗等於梁冀之盛苟免相連及
其當誅說以要賞陛下不復澄清善惡俱與忠臣尚
書令尹勲等並時顯封使朱紫不別粉墨雜糅所謂
消金玉於沙礫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叩心
傷陛下失賞於見誣虧爵於姦臣夫讒諛相與無高
而不升阿黨相抑無深而不淪陛下年在方剛聖慮
未衰願還旣誤之封折后族之勢夫懷寶者須世抱
璞者待時陛下誠能行臣所陳則懷寶抱璞之徒特
將竭力致身以趨聖世臣身輕任重勤不補過敢以
垂死之年陳不諱之言

三年正月丙甲大赦天下丙午車騎將軍單超薨閏
月羌寇張掖護羌校尉段熲討之五月甲戌詔曰汝
南太守張彪故河南尹鮑吉與朕有潛龍之舊皆封
列侯六月辛酉司徒祝恬薨光祿勳种暲爲司徒九
月泰山盜賊羣起十二月中郎將宗資討之

後漢孝栢帝紀卷第二十一

後漢孝和皇帝紀下卷第二十二

袁宏

四年春正月辛丑南宮嘉德殿火二月壬申武庫火
夏四月甲寅河間孝王遷爲王五月有星孛于大辰
丁卯源陵長壽門火六月羗寇金城安定漢陽武威
殺吏民中郎將皇甫規討羗大破之先是涼州刺史
郭閔漢陽太守趙喜安定太守孫俊皆不任職倚恃
貴戚有司不敢糾規悉條奏其罪羗人聞之翕然乃
喜一時降者二十餘萬口徵拜議郎論功未畢常侍
左官私求於規規執正不許官遂以餘寇不絕收規
下獄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守闕訟規終不省規竟
坐論會赦復徵爲尚書頃之復爲中郎將討梁益叛

後漢書卷三十一
羗有功封喜城侯固讓不受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
初譏切梁氏謝病歸教授十餘年異既誅旬月之間
禮辟五至皆不就公車徵乃起爲太山太守規好推
賢達士太傅陳蕃太尉楊秉長樂少府李膺太守張
奐皆規所教授致顯名於世秋八月關內侯以張掖
酒泉尚書令陳蕃薦五處士曰臣聞善人者天地之
紀治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天誕俊乂
爲陛下出當輔明時左右大業者也處士豫章徐稚
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
著于民聽宜登論道協亮天工終能翼宣威德增光
日月者也詔公車備禮徵皆辭疾不至稚字孺子豫

章南昌人也家貧常自耕稼非其衣不服非其力不
食恭儉義讓非禮不言所居服其德化道不拾遺陳
蕃嘗爲豫章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稚爲之起旣謁而
退蕃饋之粟受而分諸鄰里舉有道起家拜太原太
守皆不就諸公所辟雖不就其有死喪者負笈徒步
千里赴弔斗酒隻雞藉以白茅酌畢便退喪主不得
知也初稚少時遊國學中江夏黃瓊教授於家故稚
從之諮訪大義瓊後仕進位至三司稚絕不復交及
瓊薨當葬稚乃往赴弔進酌哀哭而去人莫知者時
天下名士四方遠近無不會者各言聞豫章徐孺子
來何不相見推問喪宰曰頃寧有書生來邪對曰先

時有一書生來衣履薄而哭之哀不記姓字僉曰必孺子也於是推選能言語者陳留茅季偉候與相見酤酒市肉稚爲飲食季偉請國家之事稚不答更問稼穡之家稚乃答之季偉還爲諸君說之或曰孔子云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稚其失人乎郭林宗曰不如君言也孺子之爲人也清潔高廉飢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爲季偉飲酒食肉此爲已知季偉之賢故也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何不知之乎是時宦豎專政漢室侵亂林宗周旋京師誨誘不息稚以書誠之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棲棲不遑寧處林宗感悟曰謹拜斯言以爲師

表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隱居靜處非義不行敬奉舊老訓導後進常與小弟季江俱行爲盜所劫欲殺其弟肱曰弟年稚弱父母所矜又未聘娶願自殺以濟家弟季江復言曰兄年德在前家之英俊何害之不如殺我我頑闇生無益於物沒不損於數乞自受戮以代兄命二人各爭死於路盜戢刃曰二君所謂義士棄物而去肱車中尚有數千錢在席下盜不見也使從者追以與之賊感之亦復不取肱以物已歷盜手因以付亭長委去舉有道方正皆不就袁閎字夏甫太傅安之玄孫自安至閎四世三公貴傾天下閎玄靜履真不慕榮宦身安茅茨妻子御糟糠父

爲彭城太守喪官闕兄弟五人常步行隨柩車號泣
晝夜從叔逢隗並爲公輔前後贈遺一無所受二公
忿之至於州府辟召州郡禮命皆不就韋著字休明
京兆杜陵人隱居講授不修世務李曇字子雲潁川
陽翟人少喪父事繼母繼母酷烈曇奉逾謹率妻子
執勤苦不以爲怨曇身耕農以奉供養得四時珍玩
未嘗不先拜而後進母鄉里有父母者宗其孝行以
爲法度徵聘不應唯以奉親爲歡夏四月戊辰虎賁
掖門火五月康陵園火武陽蠻夷反車騎將軍馮緄
討之緄上書曰夫勢得容姦伯夷可疑不得容姦盜
跖可信樂羊伐中山反而語功文侯示以謗書一篋

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曰臣聞出
郊之事將軍制之所以崇威信合事宜也即緄有嫌
不當荷任即緄無嫌義不見疑樂羊戰國陪臣猶賴
見信之主以全其功況唐虞之朝而有猜嫌之事哉
緄設虛端以自阻衛爲臣不忠帝寢其奏穆又上書
言漢故事中常侍或用士人建武已來乃悉用宦者
延平已來寢益貴盛假貂璫之飾任常伯之職天朝
政事一更其手權傾天下寵逼人王子弟親戚並荷
職任放濫驕逸莫能禁御無行之徒媚求官爵恃勢
驕寵漁食百姓臣以爲可皆遣罷率由舊章博選天
下清純之士達國體者以補其虛即陛下可爲堯舜

後漢紀卷三十一
四
之君衆僚皆爲穆高之臣矣上不從穆後復見口陳
奏上不悅穆伏不起左右叱穆出於是宦者更共稱
詔以詰讓穆憤激發疽而卒公卿以穆立節忠清守
死善道宜蒙旌寵以勸忠勤乃追贈益州刺史穆字
公叔南陽宛人初爲冀州刺史始濟河長吏解印去
者四十餘人中常侍趙忠喪父殮爲璵璠玉匣穆下
郡考正乃至發墓視屍其家稱寃自訴穆坐徵詣廷
尉髡輸左校後得原歸家頃之朝臣多爲穆怨由是
徵命議郎尚書十一月武陵蠻夷降

六年春正月戊午司徒种暘薨大鴻臚許栩爲司徒
暘字景伯河南洛陽人父早亡有財三十萬暘皆以
賑鄉里貧者當時豪貴莫不遂識知之年四十四縣
始召爲門下吏時河南尹田歆外生王湛名知人歆
謂之曰河南當舉六孝廉皆得貴人書命不宜相違
欲以五副之自舉一清名堪成就者上以報國下以
託子孫汝助我索之湛荅曰知臣莫若君君爲二千
石當清察郡中詢于賢良湛安得知之歆曰郡中所
送固凡庸耳欲因汝之明狀人之所不知而有奇者
耳明日湛東出送客駐車太陽郭裏見暘還語歆曰
爲君得孝廉矣問爲山澤荅曰洛陽門下吏也歆笑
曰當得隱滯之吏乃洛陽夫耶荅曰夫異士不居山
谷但其居處異耳德未必有也處人間而有異而人

不知已獨知之乃竒耳若不相信可召而與之言歆
便於府召見於庭中詰問職事長吏所施行高分別
具對皆有條理乃署主簿功曹舉孝廉由是知名二
月戊戌大赦天下夏四月辛亥康陵東署大火秋七
月甲午平陵園寢火十月上廣城校獵光祿勳陳蕃
上書諫曰臣聞人主有事於苑囿唯西郊順時講武
以殺屬助祭盡孝敬之道也違是則爲逸遊肆樂情
意故臯陶誡舜曰無敢遊逸周公誡成王曰無盤遊
于田虞舜成王猶有此誠況德不及二主者哉當今
兵戎未戢是陛下焦心坐而待旦之時也而不以是
乃揚旌旗之耀騁輿馬之觀非聖賢卹民之意者也

上不納

七年春二月太尉黃瓊薨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清
貞守正進止必以禮居宰相位廉平公正數納讜言
爲朝廷所重上亦愍惜焉贈車騎將軍邠鄉侯印綬
謚曰昭侯有孫曰琬三月癸亥殞石于右扶風太常
楊秉爲太尉是時中常侍侯覽具瑗驕縱最甚選舉
不實政以賄成秉奏覽等佞諂便僻竊國權柄召樹
姦黨賊害忠良請免官理罪奏尚書詰椽曰夫設官
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察內今越左右何所
依據其開公具對秉便對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鄧
通失禮申屠嘉召而責讓文帝從而請之漢故事三

公鼎司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上不得已乃免覽官
瑗削國事於是奏免刺史郡守已下六十餘人皆民
之蠹也夏四月乙丑封皇后弟鄧庾爲育陽侯秋九
月武陵蠻夷叛寇掠數郡荊州刺史度尚討之將戰
召尚治中別駕曰今後無轉輸前有強敵吏士捷獲
已多緩之則不肯力戰急之則事情切迫潛有逃竄
今與諸君俱處虎口勝則功成敗則無餘爲之奈何
諸從事者莫知所出尚宣言曰今兵實少未可進當
復湏諸郡兵至且各休息聽其射獵軍中喜踊大小
皆出尚密呼所親燔其積聚獵者還莫不涕泣尚使
人慰勞曰蠻人多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併力耳所

亡何足介意其明旦秣馬蓐食徑赴城屯賊見尚晏
然不圖其吏士憤激遂尅殄之封右尚鄉侯除一子
爲郎尚字博平山陽湖陸人也初爲上虞長糾摘姦
伏縣中謂之神明擢門下書佐朱俊謂之幹世之才
俊後顯名終如尚言縣有孝女曹娥年十四父盱溺
於江不得尸娥號慕不已遂赴江而死前後長吏莫
有紀者尚至官改葬娥樹碑表墓以彰孝行縣民故
洛陽市長淳于翼學問淵深大儒舊名常隱於田里
希見長吏尚往候之晨到其門翼不即相見主簿曰
還不聽停車待之翼晡乃見尚尚宗其道德極談乃
退其優賢表善皆類此也冬十月行幸章陵祠舊宅

遂有事於陵廟戊辰行幸於雲夢臨水祠湖陽新野公主張敬侯魯哀公廟是時勃海王悝驕慢僭侈不奉法度見上無子陰有嗣漢之望北軍中候史弼上疏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之雖隆必示之以威禮寵之雖貴必示之以法度如是則和親之道與骨肉之情固昔襄王恣甘昭公孝景皇帝驕梁孝王二弟階寵卒用悖慢周有播蕩之禍漢有袁盎之變竊聞勃海王悝恃至親之屬藉偏私之愛有僭慢之心頗不用制度外聚輕薄不逞之徒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群居皆家之棄子朝之斥臣有口無行必有羊勝伍被之類州司不敢彈糾傳相不能匡輔陛下寬

仁隆於友于之義不忍遏絕恐遂滋蔓爲害彌大乞露臣奏宣示百僚使議於朝明言其失然後詔公卿平處其法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然後少有所許如是則聖主無傷親之議勃海長有享國之祚不然懼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道矣上以至親不問其事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歷職忠蹇無所傾撓自尚書爲平原太守詔書下諸郡察黨人時所在怖懼皆有所舉多至數千人弼獨上言無黨人從事主者坐問責曰詔書憎嫉黨人懇極至諸郡皆有平原何獨無弼對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爲九壤物土不同風俗亦異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趨諾

詔書誣陷良善平原之人皆爲黨乎從事大怒奏弼
罪以贖免遷河東太守弼初至鄉勅門下有請一無
所通常侍侯覽遣諸生齎書求假鹽稅及有所屬門
長不爲通生詐稱自言者以見弼弼怒收付獄即日
考殺之覽後以誣弼謗誹朝政徵詣廷尉論棄市平
原吏民走詣闕訟弼得減死一等刑竟歸田里後數
爲公卿所薦拜彭城相爲政務抑豪強雖有縱放然
豪右斂手小民有罪率多恩貸

八年春正月使中常侍左悺之苦祠老子始好神
仙之事勃海王悝謀反徙爲定陶王丙申晦日有蝕
之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各一人河南劉淑對曰

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夫
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通君臣通則仁義立
仁義立則陰陽和而風雨時矣夫吉凶在人水旱由
政故勢在臣下則地震坤裂下情不通則日月失明
百姓怨恨則水旱暴興主上驕盈則澤不下流由此
觀之君其綱也臣其紀也綱紀整則萬目張君臣正
則萬國理故能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兄愛弟順如此
則陰陽風雨時萬物得所矣癸未廢皇后鄧氏后驕
忌喜與上所幸郭貴人更相譖訴由是故以廢憂死
親屬皆免歸本郡三月辛巳大赦天下夏四月丁巳
壞諸淫祀壬戌河水清五月丙戌太尉楊秉薨秉字

叔節少傳父業隱居教授三十餘年乃應司空之命
稍遷刺史二千石所歷皆有政迹雖三公之子經歷
州郡常布衣蔬食老而不改在公卿位朝廷每有得
失便盡心正諫退而削草雖子弟不知也秉不飲酒
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明稱嘗曰我有三不
惑財酒色有子曰賜亦顯行儒行六月匈奴寇邊郎
將度尚擊之九月京師地震冬十月丙寅太中大夫
陳蕃爲太尉蕃讓曰不僭不忘率由舊章臣不如太
常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文武兼資
折衝萬里臣不如弛刑司隸李膺上不許蕃又上書
曰臣聞昔齊桓公任管仲將正諸侯先爲政令今寇

賊在外四肢之疾耳臣竊寢不能寐食不能飽憂陛
下內政未治忠言日踈前梁冀五侯弄權天啓陛下
收而戮之當時天下號爲小清其前監未遠旋起覆
車之軌矣往年地動日蝕火災皆陰盛之應願陛下
割塞左右豫政之原引納尚書朝省之事簡練高潔
斥退佞邪如此則天和於上地洽於下矣從陛下踐
祚已來大臣誰敢舉左右之罪往者申屠嘉召鄧通
文帝遣詣嘉府乃從而請之三公之職何所不統但
令左右驕忿欲令三公不得舉筆臣蕃今擢自閭閻
特爲陛下日月所照奈何受恩如臣而當避難苟生
不敢正言陛下雖厭臣毒言人主有自勉強奏書上

不悅愈以疾蕃辛巳立皇后竇氏初憲之誅家屬廢
為庶民武字游平少有學行常閑居大澤不交世務
諸生自遠方來授業百餘人名聞關西武生五男二
女長男紹次機次恪長女妙即后也上以武三輔大
族武有盛名后入掖庭逾月立為皇后武甚不樂輿
疾至京師拜武為特進城門校尉封槐里侯紹為虎
賁中郎將武乃稱疾篤固辭爵位勃海盜賊蓋登自
稱太上皇帝伏誅十二月使中常侍管霸之苦祀老
子

九年春正月沛國盜賊戴異自稱上皇帝伏誅辛酉
太常胡廣為司徒三月辛巳京師夜有火光轉相驚
譟夏四月庚午河水清平原人襄措詣闕上書曰臣
聞天不言者以文象設教臣竊見往年五月熒惑入
紫微犯帝座其閏月太白犯房心於占天子凶三月
洛陽城中夜無故云火光人聲正誼於占皆不出三
年天子當之春夏已來皆有繁霜皆用刑酷急不當
罪使之然也自陛下即位已來誅寇氏孫氏鄧氏其
從坐者非一李雲之死天下知其冤也自漢興已來
未有諫主被誅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昔文王能以一
妻享十子之祚今陛下宮女千人不如文王之一妻
者明刑重而無德也臣聞布穀聞於孟夏蟋蟀吟於
始秋物有微而至信人有賤而必忠臣雖極賤思効

愚誠願賜清閑極盡所言上即詔尚書召問措曰臣聞古者本無宦臣孝武末春秋高數遊後宮始置之耳後稍見任至孝順帝時遂益昌熾也按天市內宦者四星不在太微中而在市中明宦者但當侍坐得預內今乃處古常伯之位決謀於中傾動內外恐非天意也天子以措章及對下有司尚書奏自古有宦者之官非近世所置漢初張澤爲大謁者佐絳侯孝文使趙談參乘而子孫昌盛今措不陳損益而務析言破律違背經義僞託神靈於是論措司寇戊寅特進竇武爲大將軍武移病洛陽都亭固讓至于數十詔公車勿復通章武惶恐不得已就職在公廡而不

猛其所交友若陳仲舉李元禮等皆爲之論議而訪政事焉妻子惡衣食車馬苟全而已卑身正己率宗族內外僮僕莫敢違法者六月庚午祀老子濯龍中用夜郊而樂鮮卑烏孫寇邊匈奴中郎將張奐擊降之自是宦者專權在位子弟親屬及苟進之士連結依附以取榮寵乘勢肆意陵暴天下於是善人君子懼人倫虧廢發憤忘難初陽翟令張與黃門張讓弟也多殺無辜賊餘千金李膺初爲河南尹收與考殺之尚書詰膺曰尹視事無幾而多殺伐乎膺對曰昔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今臣列官已積二旬私懼稽留爲憊反獲速疾之譏膚受之

愬以闕聖聽自知罪死期不旋踵然臣愚計乞留五月尅殄元惡然後退就湯鑊始生之願也上不省論輸左校頃之起家爲司隸校尉振綱直繩多所摧戮河東太守單安河內太守徐盛中常侍單超徐璜之弟也憑寵干紀瀆貨害政沛國朱寓嘗爲司隸校尉奏安盛曰此等皆官豎昆叔刀鋸之餘橫蒙恩私剖符三河不能思展命力以荅天地敢張豺狼之口吞噬百姓之命罪深疊重人鬼同疾臣銜命操斤翦其兇醜輒考核賊罪事皆伏上詔安盛廷尉治罪汝南人范滂字孟博郡召爲功曹即蹇衣就車急痛於時也進善退惡風教肅然即中不便者咸共疾之所舉

者謂之朋黨後爲太尉黃瓊所辟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受詔冀州百姓聞滂名其有賊汙未發者皆解印綬去滂舉刺史二千石二十餘人罪惡者皆權豪之黨也尚書詰滂曰所舉無乃猥多恐有冤疑其更詳核勿拘於前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饕穢姦罪豈以汙臣簡札臣以會日促迫故先舉所聞其未審者方當叅實以除凶類臣聞農勤於除草故穀稼豐茂忠臣務在除姦故令德道長滂覩時方艱難知其志不行乃投刺而去於是人耻懼懷謀害正矣山陽人張儉字元節以正直知州舉秀才刺史非其人謝病不起太守翟超臨郡請爲東部督郵伶解巾應

之儉舉劾中常侍侯覽前後請奪民田三百餘頃第舍十六區皆高樓四周連閣洞殿馳道周旋類於宮省豫作壽塚石椁雙闕高十餘丈以淮陵廟破人家居發掘塚墓及虜掠良人妻婦女皆應沒入儉比上書爲覽所遮截卒不得上儉行步至平陵逢覽母乘軒道從盈衢儉官屬呵不避路儉按劍怒曰何等女子干督此非賊邪使吏卒收覽母殺之追擒覽家屬賓客死者百餘人皆僵尸道路伐其園宅并堙木刊雞犬噐物悉無餘類覽素佞行稱寃於上曰母及親屬無罪橫爲儉所殘害皆大將軍竇武前太尉范滂所諷上以儉郡吏不先請奏擅殺無辜徵付廷尉詔

收儉儉乃忘命逃竄吏捕之急儉與魯國孔褒有舊後事發覺儉走至東萊李篤家督郵毛欽操兵至篤家引欽就席曰明廷何爲枉駕自屈欽曰張儉負罪入君門是以來耳篤曰儉負罪亡命篤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寧宜執之欽因起撫篤背曰遽伯玉耻獨爲君子足下爲仁義柰何獨專美邪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載半去矣欽歎息而去篤道儉經北海戲子然家送入漁陽出塞得免其所經歷子然之徒皆伏誅儉親屬內外並皆滅盡於是佞幸內憾媚上思報矣初河內張成道術士也知當大赦使女殺人李膺之爲司隸收成殺之是秋覽等教成弟子

後漢紀卷五十一
廿
牢順上書曰司隸李膺御史中丞陳蕃汝南范滂潁
川杜密南陽岑晷等相與結爲黨誹謗朝廷迫脅公
卿自相薦舉三相專魯六卿分晉政在大夫春秋所
譏九月詔收膺等三百餘人其逋逃不獲者懸千金
以購之使者相望於道其所連及死者不可勝數而
黨人之議始於此矣上使中常侍王甫治黨事太尉
陳蕃曰所考者皆憂國患時當官不撓是何罪而乃
爾邪不肯署名上不從遂皆下獄獄吏曰諸人入獄
者當祭臯陶酒范滂曰臯陶古之直臣如滂無罪當
理滂於天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聞之皆不祭膺
等皆三木囊頭伏於階下王甫次在後因越前對問

曰合黨連群必有盟誓其所圖謀皆何等邪悉以情
對滂曰竊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
欲使善善齊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
悟反以爲黨王甫曰卿輩皆相拔舉迭爲唇齒其不
合則見排擯非黨而何滂乃仰天曰古之修善自求
多福今之修善乃陷大戮死之日願賜一畚溲埋滂
於首陽山側上不負於皇天下不愧於伯夷叔齊甫
爲之改容即解桎梏去囊頭尚書霍諝以爲黨事無
驗表諫赦之皆歸田里滂發京師道路迎者數千人
滂謂友人殷仲子黃子敬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
遂逃歸鄉里焉陳留人夏馥字子治貧樂道而不求

當世郡內多豪族奢而薄德未嘗過門躬耕澤畔以經書自娛由是爲豪勢所非而馥志業逾固爲海內所稱諸府交辟天子玄纁徵皆不就嘗奔喪經洛陽歷太學門諸生曰此太學門也馥曰東野生希遊帝主之庭徑去不復顧鄉聞而追之不得而見也黨事之興馥名在捕中馥乃髡髮易姓名匿迹遠竄爲人傭賃馥弟靜駕車馬載絹餉之於滄陽縣客舍見馥顏色毀悴不能復識也聞其聲乃覺之起向之拜馥避之不與言夜至馥所呼靜語曰吾疾惡邪佞不交通以此獲罪所以不耻飢寒者求全身也柰何載禍相餉也明日各遂別去以獲免於是袁閎築室於

庭日於室中東向拜母去前後門戶及母喪亦不制服位如此十五年卒以壽終是時太學生三萬餘人皆推先陳蕃李膺被服其行由是學生同聲競爲高論上議執政下譏卿士范滂岑晡之徒仰其風而扇之於是天下翕然以臧否爲談名行善惡託以謠言曰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模楷李元禮公卿以下皆畏莫不側席又爲三君八俊八顧八及之目猶古之八元八凱也陳蕃爲三君之冠王暢李膺爲八俊之首海內諸爲名節志義者皆附其風膺等雖免廢名逾盛希之者唯恐不及涉其流者時雖免黜未及家公府州郡爭禮命之申屠蟠嘗遊太學退而告人曰

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爭爲擁彗先驅卒有坑儒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居三年而滂及難

袁宏曰夫人生合天地之道感於事動性之用也故動用萬方參差百品莫不順乎道本乎情性者也是以爲道者清淨無爲少思少欲沖其心而守之雖爵以萬乘養以天下不榮也爲德者言而不華默而有信推誠而行之不愧於鬼神而况於天下乎爲仁者博施兼愛崇善濟物得其志而中心傾之然忘已以爲千載一時也爲義者潔軌迹崇名教遇其節而明之雖殺身糜軀猶未悔也故因其所弘則謂之風節

其所託則謂之流自風而觀則同異之趣可得而見以流而尋則好惡之心於是乎區別是以古先哲王必節順群風而導物爲流之途而各使自盡其業故能班叙萬物之才以成務經綸王略直道而行者也中古陵遲斯道替矣上之才不能以至公御物率以所好求物下之人不能博通爲善必以合時爲貴故一方通而群方塞矣夫好惡通塞萬物之情也背異傾同世俗之心也中智且猶不免而况常人乎故欲進之士斐然向風相與矯性違真以徇一時之好故所去不必同而不敢暴則風俗遷矣春秋之時禮樂征伐霸者迭興以義相持故道德仁義之風徃徃不

絕雖文辭音制漸相祖習然憲章軌儀先王之餘也
戰國縱橫強弱相陵臣主側席憂在危亡不曠日持
久以延名業之士而折節吐誠以招救溺之賓故有
開一說而饗執珪起徒步而登卿相而遊說之風盛
矣高祖之興草創大倫解赭衣而爲將相舍介冑而
居廟堂皆風雲豪傑屈起壯夫非有師友淵深可得
而觀徒以氣勇武功彰於天下而任俠之風盛矣逮
乎元成明章之間尊師稽古賓禮儒術故人重其學
各見是其業徒守一家之說以爭異同之辯而守文
之風盛矣自茲以降主失其權閹豎當朝佞邪在位
忠義之士發憤忘難以明邪正之道而肆直之風盛

矣夫排憂患釋疑慮論形勢測虛實則遊說之風有
益於時矣然猶尚譎詐明去就間君臣踈骨肉使天
下之人專俟利害弊亦大矣輕貨財重信義憂人之
急濟人之險則任俠之風有益於時矣然豎私惠要
名譽感意氣讎睚眦使天下之人輕犯叙之權弊亦
大矣執誠說修規矩責名實殊等分則守文之風有
益於時矣然立同異結朋黨信偏學誣道理使天下
之人奔走爭競弊亦大矣崇君親黨忠賢潔名行厲
風俗則肆直之風有益於時矣然定臧否窮是非觸
萬乘陵卿相使天下之人自置於必死之地弊亦大
矣古之爲政必置三公以論道德樹六卿以議庶事

百司箴規諷諫閭閻講肄以修明業於是觀行於鄉
閭察議於親隣舉禮於朝廷考績於所蒞使言足以
宣彼我而不至於辯也義足以通物心而不至於爲
佞也學足以通古今而不至於爲文也直足以明正
順而不至於爲狂也野不議朝處不談務少不論長
賤不辯貴先王之教也傳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天
下有道庶人不議此之謂矣苟失斯道庶人干政權
移於下物競所能人輕其死所以亂也至乃夏馥毀
形以免死袁閔滅禮以自全豈不哀哉時諸黃門無
功而侯者大將軍竇武上表曰陛下即位以來梁孫
鄧毫貴戚專勢侵逼公卿略驅吏民惡熟罪深或誅

滅相續以常侍黃門竊弄王命欺罔競行謗讟爭入
如忠臣李固杜喬在朝必竭忠奉之節覺其姦萌因
造妖言陷之禍門陛下不察加以大戮寃感皇天痛
入后土賢愚悲悼小大傷摧固等旣歿宦黨受封快
兇慝之心張豺狼之口天下咸言直如弦死道邊曲
如鉤封公侯謠言之作正爲於此陛下違漢舊典謂
必可行自造制度妄爵非人今朝廷日衰姦臣專政
臣恐有胡亥之難在於不久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臣
實懷愚不憚瞽言使身死名著碎體糞土薦肉狐鼠
猶生之年雖尊官厚祿不以易之也謹冒死陳得失
之要凡七十餘條伏惟陛下深思臣言東骸候誅武

數進忠言辭旨懇惻李膺等被赦由武申救之也
元康元年春正月西羌寇三輔夫餘夷王寇玄菟夏
四月中郎將張奐以南單于車兒不能治國事上言
更立左鹿蠡王都紺為單于詔曰春秋大居正車兒
一心同向化何罪而黜其遣還廷攝部落五月壬子
晦日有蝕之六月甲寅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各
一人潁川荀爽對策曰臣聞火生於木故其德孝漢
之謚帝稱孝者其義取此也故漢制使天下皆講孝
經選吏能舉孝廉蓋以孝為務也夫喪親自盡孝之
終也今二千石不得終三年喪恐非所以為孝道而
解火德也頃者胤嗣數乏本枝不繁其咎未必不由

此往者孝文勞謙自約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日易
月此謂夷惠激俗適身而已不可貫之萬世後為嗣
德者也雖古今損益未能諒陰可存其禮以示天下
又公卿二千石皆輔主宣化政之本也而使不赴父
母之喪人義替矣春秋傳曰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
使不為民或為之是以加罰假若上之所為而民亦
為之向其化也又何誅焉假使大臣皆不行三年之
喪何以責之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可
如舊禮以美風俗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
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故夫婦之始王教
之端也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書曰釐降二女

于媯汭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婦道於虞氏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侯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諸侯也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失陽唱之義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今誠改尚主之制稱尊卑之性則嘉瑞降天吉符出地是以萬物各得其叙矣書奏爽即棄去之庚子大赦天下秋八月黃龍見巴郡初民就池浴相戲曰此中有黃龍因流行民間太守上言時史以書帝紀是時政治衰缺所居多言瑞應皆此類也本志曰瑞與非時則爲妖孽爲言雖虛此爲龍孽也冬十月壬戌南宮平城內屋壞十二月丁丑帝崩于德陽殿初河間孝王生解

濟亭侯淑淑生萇萇生宏帝崩無嗣大將軍竇武召御史劉儵儵盛稱宏於武武與太后定策禁中太后詔曰大行皇帝德配天地光照上下不獲胤嗣之祚早棄萬國朕憂心摧傷追覽前代法王后無適即擇賢六親考德叙才莫若解濟亭侯宏年十有二疑然有周成之質春秋之義爲人後者爲之子其以宏爲行皇帝嗣使光祿大夫劉儵持節之國奉迎

後漢孝相皇帝紀下卷第二十二



